遯世編

二冊

遯世編卷三

儒隱

贊曰至道之腴膏粱弗旨至道之華文繡匪美
所以聖人樂在疏水不義富貴浮雲而已

顔回

顔回字子淵魯人孔子弟子少孔子三十歲貧而樂道退居陋巷曲肱而寢孔子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畆足以給饘粥郭内之圃十畆足以爲絲麻鼓宫商之音足以

自娛習所聞于夫子足以自樂回何仕焉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也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修於內者無位而不怍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回也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回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孔子哭之慟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魯哀公問弟子

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
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論曰孔子當亂世轍環栖栖席不暇煖及退而老于洙泗刪詩贊易修春秋以存王迹未嘗一息寧也顏氏稱高第弟子惟樂簞瓢心齋坐忘而已而他無所表見何哉有若曰夫子賢於堯舜夫惟有堯舜而後巢許遂其高有仲尼而後顏淵享其樂回也其素王之逸民歟

曾參

自娛曾參聞于夫子足以自樂回何仕焉孔子[illegible]

[illegible]哉回之意也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

[illegible]

[illegible]回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illegible]

[illegible]

曾參字子輿南武城人不仕而游居于衛縕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屨而踵決曳縰而歌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魯哀公賢之致邑焉參辭不受曰吾聞受人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不我驕我豈無畏乎終不受後卒于魯

原憲

原憲字子思宋人孔子弟子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為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為塞上漏

曾參字子輿南武城人不仕而游居于衛緼袍無表顔色種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屨而踵决曳縰而歌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魯哀公賢之致邑焉參辭不受曰吾聞受人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不我驕我豈無畏乎終不受後卒于魯

原憲

原憲字子思宋人孔子弟子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爲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爲塞上漏

下濕匡坐而彈琴子貢相衛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閭巷不容軒來見原憲原憲韋冠縱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已仁義之慝車馬之飾憲不忍爲也子貢逡巡有慙色

閔損

閔損字子騫魯人始見孔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曰子之見于色者何前後之頓殊也閔子曰吾

在蒹葭之中以恬澹爲樂出見羽葢龍旂心又樂之二者交戰于胸中而不能任是以有菜色今被夫子之教寖深又賴二三子切磋之益出見羽葢龍旂之屬不啻塵土矣是以有芻豢之色季氏欲召爲費宰謂使者曰善爲我辭焉齊南之境汶水湯湯如有復我吾將之焉遂終身不仕

曾蔵

曾蔵字晳侍孔子孔子曰言爾志蔵曰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孔

子喟然歎曰吾與蒧也

漆雕開

漆雕開字子開蔡人不樂仕進孔子使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悅

澹臺滅明

澹臺滅明字子羽武城人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其材薄旣已受業退而修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南游至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于諸侯終身不仕渡延津齎千金之璧陽侯波起

兩蛟夾舟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刧操劒斬蛟蛟死乃投璧于河三投而輒躍乃毀璧而去亦無怪意

論曰仲尼弟子皆異能之士從政事者冉有季路而外偃宰武城不齊宰單父而已孔子悅開與蔵而其論公晳克曰天下無行多爲家臣仕於都惟季次未嘗仕若有欣慕焉此廼嚮者子騫所爲善辭也士君子於功名之際可苟焉而已哉

王通

王通字仲淹太原祁人也慨然有濟蒼生之心西遊長安見隋文帝因奏太平十二策不用作東征之歌而歸曰我思國家兮遠遊京畿忽逢帝王兮降禮布衣遂懷古人之心兮將興太平之基時異事變兮志乖願違吁嗟道之不行兮垂翅東歸皇之不斷兮勞身西飛帝聞而再徵之不至太業元年一徵又不至辭以疾謂所親曰我周人也家于祁永嘉之亂蓋東遷焉高祖穆公始事魏魏周之際有大功于生人天子錫之地始家于河汾故有墳隴于茲四代矣茲土

也其人憂深思遠乃有陶唐之遺風先君之所懷也有弊廬在茅簷土階撮如也道之不行欲安之乎退志其道而已乃讀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讚易道九年而六經大就門人自遠而至受業者不可勝數尚書召署蜀郡司戶不就以著作郎國子博士徵並不至通有疾召薛收謂曰吾夢顏回稱孔子之命曰歸休乎殆夫子召我也何必永厥齡吾不起矣寢疾七日而終諡曰文中子

論曰仲淹之論隱也曰顯仁藏用中古之事退藏於

審惟有道能之其穆然陶唐氏之思乎乃上太平策不用而賦歸與講業於河汾之上從游者千餘人雍雍如也仲尼既沒文不在茲舍之則藏有是夫

邵雍

邵雍字堯夫其先范陽人後游河南葬親伊水上遂爲河南人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名于書無所不讀堅苦刻厲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已踰河汾涉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之墟幡然來歸曰道在是矣遂不復出受河洛羲文之秘于李之才探賾

索隱洞徹蘊奥多所自得著書十餘萬言行于世初至洛蓬蓽環堵不芘風雨躬樵爨以事父母雖屢空怡然甚樂人莫能窺也富弼司馬光諸賢退居洛中雅敬雍恒相從游爲市園宅雍歲時耕稼僅給衣食名其居曰安樂窩自號安樂先生旦則焚香燕坐晡時酌酒數甌微醺卽止興至輒哦詩自詠風雨常不出出則乘小車一人挽之惟意所適士大夫家識其車音爭相迎候或別作屋如雍所居名曰行窩雍德器粹然不事表暴不設防畛人無貴賤少長一接以

誠故賢者悅其德不肖者服其化鄉人每相飭曰毋
爲不善恐邵先生知嘉祐詔求遺逸授將作監主簿
復舉逸士補穎州團練推官皆固辭自作安樂吟曰
安樂先生不顯姓氏垂三十年居洛之涘風月情懷
江湖性氣色斯其舉翔而後至無賤無貧無富無貴
無將無迎無拘無忌窘未嘗憂飲不至醉收天下春
歸之肺腑盆池資吟甕牖薦睡小車賞心大筆快志
或戴接籬或著半臂或坐林間或行水際樂見古人
樂聞善事樂道善言樂行善意聞人之惡若負芒刺

聞人之善如佩蘭蕙不佞禪伯不諛方士不出戶庭直際天地三軍莫凌萬鍾莫致爲快活人六十五歲踰二年卒元祐中賜謚康節

論曰熙寧初詔舉遺逸頴川常秩蓋與堯夫並薦云王安石行新法天下紛然以爲不便思得山林之士相合者秩賜對盛言新法之便乃除諫官以至待制然而帝寖薄之安石亦知其爲人豈非所謂變塞者耶按謚法能固所守曰節嗚呼此堯夫之所以爲節也歟

尹焞

尹焞字彥明世爲洛人少師事程頤嘗應舉發策有誅元祐諸臣議焞曰噫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頤曰焞不復應進士舉矣頤曰子有母在焞歸告其母陳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頤聞之曰賢哉母也於是終身不就舉非弔喪問疾不出戶靖康初种師道薦焞德行可備勸講召至京師不欲留賜號和靖處士次年金人陷洛門人舁置山谷中劉豫以禮聘焞不從以兵恐之焞自商州奔蜀得程

頤易傳拜而受之紹興四年止于涪涪頤讀易地也闢二畏齊以居邦人不識其面范仲舉焞自代以疾辭遣漕臣奉詔至涪親遣六年始就道作文祭頤而後行先是崇寧以來禁錮元祐學術高宗渡江始召楊時胡安國范仲朱震俱在講席薦焞甚力召正左司諫陳公輔上疏攻程氏學乞加屏絕焞奏臣實師頤自信甚篤濫列經筵其所敷繹不過聞於師者舍其所學是欺君父加以疾病衰耗不能支持留九江不進令江州守津送至國門復以疾辭上曰焞可謂

恬退矣除秘書少監力辭求去上語劉大中曰朱論焞所學淵源矜式後進班行得老成人亦是朝廷氣象乃以焞直徽猷閣留侍經筵焞上疏言中原未復讐敵未殄天下之民痛心疾首陛下屈意降志失不共戴天之義及移書秦檜言和議一成天下有被髮左衽之憂皆不報焞固辭新命言臣有五當去之義無一可留之理乞放歸田里檜當國遂不復留致仕十二年卒

蔡元定 附子沉

蔡元定字季通建州建陽人生而穎悟八歲能詩父發博覽羣書號牧堂老人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脉也元定深涵其義既長辨析益精登西山絕頂忍饑啖薺讀書聞朱熹名往師之熹扣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遂與對榻講論諸經奧義每至夜分尤袤楊萬里聯疏薦于朝召之堅以疾辭築室西山將爲終焉之計時韓侂胄擅政設僞學之禁以空善類臺諫承風專肆排擊然猶未敢誦言攻朱熹至沈繼祖劉三傑

爲言官始連疏詆熹倂及元定元定簡劉𥙿曰化性
起僞烏得無罪未幾果謫道州州縣捕元定甚急元
定聞命不辭家即就道熹與從游者餞別蕭寺中有
泣下者元定不異平時熹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
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元定賦詩曰執手笑相别
無爲兒女悲衆謂宜緩行元定曰獲罪于天天可逃
乎杖屨同其子沉行三千里脚爲流血無幾微見顔
面至舂陵遠近來學者日衆愛元定者謂宜謝生徒
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

實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㦣一日謂沉曰可謝客吾欲安靜以還造化閱三日卒侂胄既誅贈迪功郎賜謚文節子淵沉皆躬耕不仕沉字仲點少從朱熹游熹晚欲著書傳未及爲遂以屬沉始從元定謫道州跋涉數千里道楚粤窮僻處父子相對常以理義自怡悅元定沒徒步護喪以還有遺之金輒謝却曰吾不忍累先人也年僅三十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爲師隱居九峯當世名卿物色將薦用之沉不屑就

劉勉之

劉勉之字致中崇安人自幼強學日誦數千言踰冠以鄉舉詣太學時蔡京用事禁止毋得挾元祐書自是伊洛之學不行勉之求得其書每深夜同舍生皆寐乃潛抄而默誦之譙定至京師勉之聞其從程頤游邃易學遂師事之已而厭科舉業揖諸生歸見劉安世楊時皆請業焉及至家卽邑近郊結草為堂讀書其中力耕自給澹然無求於世與胡憲劉子翬相往來日以講論切磋為事紹興間中書舍人呂本中

疏其行義志業以聞特召詣闕秦檜方主和慮勉之見上持正論乃不引見但令策試後省給札而已勉之知不與檜合即謝病歸杜門十餘年學者踵至隨其材品爲說聖賢教學之門及前言往行之懿所居有白水人號曰白水先生賢士大夫自趙鼎以下皆敬慕與交後秦檜益橫鼎竄死諸賢禁錮勉之竟不復出勉之一介不妄取婦家富無子謀盡以貲歸于女勉之不受以畀族之賢者命之奉祀其友朱松卒屬以後事且戒其子熹受學勉之經理其家而誨熹

如子姪熹之得道自勉之始卒年五十九

胡憲

胡憲字原仲居建之崇安生而靜慤不妄笑語長從從父胡安國學平居危坐植立時然後言雖倉卒無疾言遽色人犯之未嘗校紹興中以鄉貢入太學會伊洛學有禁憲獨陰與劉勉之誦習其說旣而學易於譙定久未有得定曰心爲物漬故不能有見唯學乃可明耳憲喟然歎曰所謂學者非克己工夫耶自是一意下學不求人知一旦揖諸生歸故山力田賣

藥以奉其親從游者日衆號籍溪先生賢士大夫亦高仰之共以其行義聞於朝上特召之憲辭母老折彥質入西府又言於上趣召愈急憲力辭乃賜進士出身授左迪功郎建州教授憲猶不屈太守魏矼爲手書陳大義開譬甚力憲不得已就職日與諸生接訓以爲己之學聞者始而笑中而疑久而翕然悅服郡人程元以篤行稱龔何以廉節著皆迎致俾參學政學者自是大化七年不徙官以母年高求監南嶽廟以歸久之起爲福建路安撫使司屬官復請祠而

去秦檜方用事諸賢零落憲家居不出檜死以大理
司直召未行改祕書正字既至當奏事病不能朝乃
草疏言金人大治汴京宮室勢必敗盟今元臣宿將
惟張浚劉錡在金果南牧非此兩人莫能當願亟起
之時兩人皆為積毀所傷未有敢顯言其當用者憲
獨首言之疏入即求去上嘉其忠詔改秩與祠歸初
憲與劉勉之俱隱後又與劉子翬朱松交松將沒屬
其子熹受學於憲與勉之子翬熹自謂從三君子游
而事籍溪先生為久方憲之以館職召適秦檜諱言

之後憲與王十朋馮方查籥李浩相繼論事太學士爲五賢詩以歌之人始信憲之不苟出而惜其在位僅半年不究其底蘊云卒年七十七

魏掞之

魏掞之字子實建陽人自幼有大志師胡憲與朱熹游兩以鄉舉試禮部不第嘗客衢守章傑所趙鼎以謫死其子汾將喪過衢傑雅憾鼎又希秦檜意遣尉領卒掩取鼎平時與故舊來往簡牘掞之以書責傑長揖徑歸築室讀書傍以艮齋人稱曰艮齋先生閩

帥建守知其賢薦於朝時相尼之不果召乾道中詔舉遺逸部刺史表其行誼特詔召之掞之力辭時宰相陳俊卿閩人也雅知掞之招之甚力乃以布衣入見極陳當時之務勸上以修德業正人心養士氣為恢復之本上嘉納之賜同進士出身守太學錄將釋菜請廢王安石父子從祀追爵程顥程頤列于祀典不報復言大學之教宜以德行經術為先其次則通習世務今乃專以空言取人又不報遂丐去以迎親請歸行數日罷為台州教授掞之在朝不能半歲既

歸喟然歎曰上恩深厚如此而吾學不足以感悟聖
意乃日居艮齋條理舊聞以求其所未至其居家謹
喪祭重禮法每遇歲饑爲粥以食饑者後依古社倉
法請官米以貸民至冬取之以納於倉民賴以濟諸
鄉社倉自掞之始與人交嘉善捄失後進有寸長必
汲汲推挽之人或訾其近名慼然曰使人人避此嫌
爲善之路絕矣病革母視之不巾不見戒其子毋以
僧巫俗禮浼我以書召朱熹至委以後事而訣卒年
五十八

羅從彥

羅從彥字仲素南劒人以累舉恩爲博羅主簿聞同郡楊時得河南程氏學慨然慕之徒步往學初見時三日卽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聞伊川說易甚善卽鬻田走洛見頤問之乃歸卒業旣而築室山中絕意仕進終日端坐間謁時溪上吟詠而歸充然自得學者稱爲豫章先生

李侗

李侗字愿中劒浦人年二十四聞羅彥從得河洛之

學從之遊[illegible]從彥好靜坐侗退入室中亦靜坐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氣象久之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從彥亟稱之既而退居山田謝絕世故四十餘年食飲或不充怡然自適吏部郎朱松雅重侗遣子熹從學得其傳鄧迪謂松曰愿中如冰壺秋月瑩徹無瑕非吾輩所及松以爲知言卒年七十有一

陸九韶

陸九韶字子美金谿人學問純粹隱居山中晝所言行夜必書之治家有法以訓辭爲韻語晨興率子弟

謁先祠畢擊鼓誦之子弟有過家長責而訓之不改則撻之終不改度不可容則告之官府屏之遠方雅與朱仲晦善自號棱山老圃所著有棱山集遺誡不得銘墓

論曰學者患不見道耳見大則心泰心泰則處一化齊泊如也道學莫盛於宋宋弗究於用甚至有厲禁焉隱居求志吾見其人矣嗚呼危不入亂不居非篤信好學烏能[illegible]於此哉

劉因

劉因字夢吉保定容城人世爲儒家天資絕人三歲識書日記千百言過目即成誦初爲經學究訓詁疏釋之說輒歎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此及得周程張邵朱呂之書一見能發其微曰我固謂當有是也及評其學之所長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其高見遠識率類此性不苟合不妄交接家雖貧非其義一介不取公卿過保定者聞因名來謁多遜避不與相見或以爲傲弗恤也常愛諸葛孔明靜以修身之語表所居曰靜

修詔徵爲承德郎右贊善大夫以母疾辭復徵爲集賢學士嘉議大夫以疾固辭朝廷不爲強致曰古有所謂不召之臣其斯人之徒歟卒年四十五歐陽玄嘗贊因畫像曰微點之狂而有浴沂風雩之樂資由之勇而無北鄙鼓瑟之聲于裕皇之仁而見不可留之四皓以世祖之畧而遇不能致之兩生嗚呼麒麟鳳凰固宇內不常有也然一鳴而六典作一出而春秋成則其志不欲遺世而獨往也明矣亦將從周孔之後爲往聖繼絕學爲來王開太平者耶論者以爲

知言

謝應芳

謝應芳字子蘭武進人自幼潛心理學辭受進退斤斤不失尺寸元末世衰道微風俗頹敝所至輒以斯文爲已任憫時憂世崇正闢邪表章儒先扶植名敎流離兵革中汲汲不能自已至正初知時不可爲築室白鶴溪取龜巢于蓮葉之義扁曰龜巢鄉人稱爲龜巢先生浙江行省舉爲三衢淸獻書院長不就旣而兵起避地吳中挾其妻子蕩漾一舟瀕危數四逾

年而後僦室以居閱四年居凡五徙時時乏絕未嘗以爲憂也作龜巢記畧曰播蕩以來邑無噍類同室之人幸若再生雖貧窶不以爲憂反以爲樂也若吾之所樂則又以窮居無事得專心讀古聖賢書以廣其志仰天不愧俯地不怍廓如也吾生若浮與龜浮蓮葉何異故所至以龜巢名室室雖偪隘心有餘裕蓋不以棟宇爲巢而以天地爲巢耳此巢自開闢以來歷數千億載不壞吾與萬物同居其間政不必藩籬町畦以自局也隱居芳茂山年九十七而終

論曰勝國所稱儒者蓋匪一人若劭清仲平皆仕元都高位其建豎何如矣靜修屢徵弗就貞不絕俗有善辭之槩焉龜巢隱身避地一室蕭然皆所謂不變於夷者乎

遯世編卷三終

遯世編卷四

節隱

贊曰達人遺榮烈士殉名貴屏國爵力扶民經
有死無二求仁得仁百代可風永垂清聲

伯夷叔齊

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謚夷叔齊名智字叔達謚齊
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
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武王
伐紂夷齊扣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

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克殷天下宗周夷齊耻之義不食周粟隱于首陽山采薇而食作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殁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而死

王蠋

王蠋晝邑人爲齊大夫諫於湣王不聽退耕於野後燕破齊聞蠋賢令軍中環晝邑三十里無入以蠋之故已而使人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爲將

封子萬家蠋固謝燕人曰子不聽吾引軍屠畫邑蠋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為君將是助桀為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烹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齊大夫聞之曰王蠋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況在位食祿者乎乃如莒求齊王子立為襄王

龔勝　附　薛方

龔勝字君賓楚人少著名節哀帝聞其名徵為諫大夫遷丞相司直徙光祿大夫乞骸骨歸王莽篡國遣

使者即拜勝爲講學祭酒稱疾不應徵二年莽復遣使奉璽書太子師友祭酒印綬安車駟馬迎勝勝稱疾篤爲牀室中戶西南牖下東首加朝服拖紳使者入戶要說至以印綬加勝身勝推不受曰吾受漢家厚恩亡以報今年老矣旦莫入地誼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因敕棺斂喪事衣周于身棺周于衣勿隨俗動吾冢種柏作祠堂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時年七十九矣

薛方字子容齊人嘗徵不起王莽以安車迎方方因

使者辭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使者以聞莽悅其言不強致

論曰楚葢有兩龔云勝字君賓舍字君倩二人相友並著名節皆以禮讓進退舍年六十八王莽居攝中卒莽令與勝俱徵亦必有以自處矣薛方守志箕山至令莽悅其言不強致史稱貞而不諒豈所謂危行言孫者乎

譙玄　附　費貽

譙玄字君黃巴郡閬中人少好學能說易春秋成帝

時詔舉敦樸遜讓有行義者州舉玄詣公車對策高第拜議郎平帝時遷中散大夫爲繡衣使者廵行天下未及終而王莽居攝于是縱使者車變易姓名間竄歸家因以隱遁後公孫述僭號于蜀連聘不詣遣使者備禮徵之若不肯起賜以毒藥太守乃自賚璽書至玄廬曰君高節已著朝廷垂意誠不宜復辭自招凶禍玄仰天嘆曰唐堯大聖許由耻仕周武至德伯夷守餓彼獨何人我亦何人保志全高死亦奚恨遂受毒藥子瑛請以家財助軍資贖父死述許之玄

遂隱藏田野終述之世

費貽犍爲人不肯仕述漆身爲厲徉狂以避之退藏山藪十餘年述破後仕至合浦太守

李業　附　王皓　王嘉　任永　馮信

李業字巨游廣漢梓潼人少有志操介特元始中舉明經除爲郎會王莽居攝業以病去官杜門不應州郡之命絕匿名述終莽之世及公孫述僭號聞業賢徵之欲以爲博士業固辭疾不起數年述羞不致之乃使大鴻臚尹融奉詔命持毒酒以刼之業乃嘆曰

危國不入亂國不居親于其身爲不善者義所不從君子見危授命何乃誘以高位重餌哉融見業辭志不屈復曰宜呼家室計之業曰以丈夫斷之于心久矣何妻子之爲遂飲毒而死述聞業死大驚又恥有殺賢之名乃遣使弔祠賻贈百匹業子翬逃辭不受

王皓爲美陽令王嘉爲郎皆蜀人王莽篡位並棄官西歸及公孫述稱帝遣使徵皓嘉恐不至先繫其妻子使者曰速裝妻子可全皓對曰犬馬猶識主況于人乎先自刎以首付使者王嘉聞而嘆曰後之哉乃

對使者仗劒而死
犍爲任永及業同郡馮信並好學博古公孫述連徵不就皆托青盲以避世難永妻淫于前匿情無言見子入井忍而不救信婢亦對信奸通及聞述誅皆盥洗更視曰世適平目即清淫者自殺光武聞而徵之並會病卒

郭憲

郭憲字子横汝南宋人王莽篡位拜憲郎中賜以衣服憲受衣焚之逃於東海遂不知所在

許揚

許揚字偉君汝南平輿人王莽簒位揚變姓名爲巫醫逃匿它界莽敗方還鄉里

譙秀

譙秀字元彥巴西人性淸淨不交于世知大亂將作豫絕人事從兄弟及諸親理不與相見州郡辟命及李雄盜蜀安車徵秀皆不應常冠鹿皮冠躬耕田藪桓溫平蜀表薦秀曰植操貞固抱德肥遁奸威屢逼誓不降辱杜門絕跡不面僞庭宜蒙蒲帛之徵以鎮

頹風軌囂俗亦不應及蕭敬叛避難岩渠鄉人宗族相依者以百數秀年八十衆以其篤老欲代之負擔秀拒曰各有老弱當先營救吾力尚堪不以垂朽之年累諸君也後十餘年卒

郭琦

郭琦字公偉太原晉陽人少方直有雅量博學善五行作天文志五行傳注穀梁京氏易百卷鄉人王游等皆就琦學武帝欲以琦為佐著作郎問琦族人尚書郭彰彰素疾琦答云不識帝曰若如卿言烏丸家

見能事卿即堪爲郎矣遂決意用之及趙王倫篡位又欲用琦琦曰我巳爲武帝吏不容復爲今世吏終身處于家

辛謐

辛謐字叔仲隴西狄道人性恬靜不妄交游召拜太子舍人諸王文學累徵不起永嘉末以謐兼散騎常侍慰撫關中謐以洛陽將敗故應之及長安陷沒于劉聰聰拜大中大夫固辭不受又歷石勒季龍之世並不應辟命及冉閔僭號復備禮徵爲太常謐遺閔

書曰昔許由辭堯以天下讓之全其清高之節伯夷去國子推逃賞皆顯史牒傳之無窮此往而不返者也然賢人君子雖居廟堂之上無異山林之中斯窮理盡性之妙豈有識之者耶是故不嬰于禍難者非爲避之但冥心至趣而與吉會耳謐聞物極則變冬夏是也致高則危累棊是也君王功已成矣而久處之非所以顧萬全遠危亡之禍也宜因茲大捷歸身本朝必有許由伯夷之廉享松喬之壽永爲世輔豈不美哉因不食而卒

陶潛

陶潛字元亮潯陽柴桑人晉大司馬侃之曾孫少有高趣宅邊有五柳樹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後爲鎭軍建威叅軍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爲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在縣公田悉令種秫曰令吾常醉于酒足矣素簡貴不私事上官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爲五斗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

耶即日解印綬去賦歸去來辭以見志頃之徵著作郎不就既絕州郡覲謁其親朋好事者或有酒要之雖不識主人欣然無忤酣醉便反未嘗有所造詣惟至田舍及廬山游觀而已刺史王弘欲識之潛稱疾不見語人云我性不狎世因疾守閑幸非絜志慕聲豈敢以王公紆軫為榮耶弘每令人候潛密知當往廬山乃遣其故人齎酒具要于半道潛既遇酒便引酌忘進弘乃出與相聞歡宴窮日潛無履弘勅左右為之造履潛便于坐申脚令度焉弘要之還州問其

所乘荅云素有脚疾向乘籃輿亦足自反乃令一門生二兒共轝之至州言笑賞適不覺有羡于華軒也弘後欲見輒于林澤閒候之潛不營生業家務悉委之兒僕未嘗有喜慍之色惟遇酒則飲時或無酒亦雅詠不輟嘗言夏月虛閒高卧北窓之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性不解音畜素琴一張絃徽不具每朋酒之會撫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宋元嘉中將復徵命會卒潛弱年薄宦不絜去就之迹自以曾祖晉世宰輔耻復屈身後代自宋武帝王業

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明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惟云甲子而已世稱靖節先生卒年六十三

辛勉

辛勉字伯方隴西狄道人博學有貞固之操懷帝世累遷爲侍中及洛陽陷隨帝至平陽劉聰將署爲光祿大夫勉固辭不受聰遣喬度賫藥酒逼之勉曰大丈夫豈以數年之命虧高節事二姓下見武皇帝哉引藥遽飲度止之曰主上相試耳君眞高士也築室

隱於平陽西山聰月致酒米勉亦辭而不受年八十

龔穎

龔穎遂寧人少好學益州刺史毛璩辟爲勸學從事璩爲譙縱所殺故佐吏僉逃亡穎號哭奔赴殯送以禮縱後設宴延穎不獲已而至樂奏穎流涕起曰北面事人亡不能死何忍聞舉樂蹈跡逆亂乎縱大將譙道福引出將斬之道福母即穎姑跣出救之故得免縱既僭號備禮徵又不至乃收穎付獄脅以兵刃執志彌堅終無回改至于蜀平遂不屈節元嘉二十

四年刺史陸徽上表曰臣聞運纏明夷則堅貞之節顯時屬棟撓則獨立之操彰昔之元興皇綱弛紊譙縱乘釁肆虐巴庸害殺前益州刺史毛璩竊璩蜀土涪岷士庶怵迫受職璩故吏龔穎獨秉身貞白抗志不撓殯送舊君哀敬盡禮全操九載不染僞朝縱雖殘凶猶重義槩遂延以旌命劫以兵威穎忠誠奮發詞色方壯雖桎梏在身殘危愈信其節白刃臨頸見死不更其守若王蠋之抗辭燕軍周苛之肆詈楚王方之于穎蔑以加焉誠當今之忠壯振古之遺烈

而名未登于王府爵猶齒于卿曹斯寔邊氓遠士所爲於邑顛遂不被朝命終于家

司空圖

司空圖字表聖河中虞鄉人咸通末擢進士爲禮部侍郎王凝所奬待後凝貶商州圖感知己往從之凝起拜宣州觀察使辟爲從事御史府奏圖監察不忍去凝府臺劾左遷光祿主簿分司久之拜禮部員外郎知制誥圖見唐政多僻中官用事天下必亂即棄官歸中條山尋以中書舍人徵又拜禮部戶部侍郎

皆不起昭宗在華召拜兵部侍郎以足疾固自乞會遷洛陽柳璨希賊臣意誅天下才望助喪王室詔圖入朝圖陽墮笏趣意野耄璨知無意於世乃聽還山圖居王官谷作亭觀素室悉圖唐興節士文人名亭曰休休作文以見志曰休美也既休而美具故量才一宜休揣分二宜休耄而聵三宜休又少也惰長也率老也迂三者非濟時用則又宜休因自目爲耐辱居士其言詭激不常以免當時禍灾云豫爲冢棺遇勝日引客坐壙中賦詩酌酒徘徊客或難之曰君何

不廣耶生死一致吾寧暫游此中哉朱全忠已簒召爲禮部尚書不起聞哀帝遇害不食而卒年七十二

甄濟

甄濟字孟成定州無極人少孤好學以文雅稱居青巖山十餘年遠近伏其仁環山不敢畋漁採訪使苗晉卿表之諸府五辟詔十至堅臥不起天寶十載以左拾遺召未至而安祿山入朝表濟於玄宗授范陽掌書記祿山至衛使太守鄭遵意致謁山中濟不得已爲起祿山下拜鈞禮居府中論議正直久之察祿

山有反謀不可諫濟素善衛令齊玘因謁歸具告以
誠密置羊血左右至夜若歐血狀陽不支舁歸舊廬
祿山反使蔡希德封刀召之曰即不起斷其頭見我
濟色不動左手書曰不可以行使者持刀趨前濟引
頸待之希德歔欷嗟嘆止刀以實病告後慶緒復使
彊輿至東都安國觀會廣平王平東都濟詣軍門上
謁泣涕王爲感動肅宗詔館之三司署使汙賊官羅
拜以媿其心授祕書郎更拜太子舍人大曆初江西
節度使魏少游表爲著作郎兼侍御史卒濟子逢幼

孤長耕宜城野自力讀書不謁州縣歲饑節用以給親里大穰則振其餘於鄉黨貧狹者以義聞逢常以父名不得在國史欲請京師自言元和中袁滋表濟節行宜載國史有詔贈濟秘書少監而逢與元稹善稹遺書於史館韓愈曰濟棄去祿山及其反有名號又逼致之執不起卒不汙其名夫辨所從於居易之時堅其操於利仁之世而猶選懦者之所不爲蓋怫人之心難而害已之避深也至天下大亂死忠者不必顯從亂者不必誅而眷眷本朝甘心白刃難矣哉

若甕生者弁冕不加其身祿食不進其口直布衣一男子耳及亂則延頸受刃分死不回不以不必顯而縻忠不以不必誅而從亂在古與今蓋百一焉僉答曰逢能行身幸於方州大臣以標目其先人事載之天下耳目徹之天子追爵其父第四品赫然驚人逢與其父俱當得書矣由是父子俱顯名

周朴

周朴字太朴福州人黄巢入閩得朴將用之謝曰我爲處士尚不屈天子安能從賊巢怒斬之湧白膏數

尺後人立廟以祀

鄭思肖

鄭思肖字憶翁號所南連江人父震淳祐道學君子爲安定和靖二書院山長卒于吳思肖太學上舍應博學宏詞科侍父來吳元南下扣閽上太皇太后幼主疏辭切直忤當路不報初名某宋亡乃改今名思肖卽思趙憶翁與所南皆寓意也素不娶子然一身念念不忘君形于詩文中如過徐子方書塾云不知今日月但夢宋山川題鄭子封寓舍云此世但除君

父外不曾別受一人恩寒菊云寧可枝頭抱香死不曾吹落北風中遇歲時伏臘輒野哭南向拜人莫測識焉聞北語必掩耳亟走人亦知其孤僻不以爲異也坐臥不北向扁其室曰本穴世界以本字之十置下文則大宋也精墨蘭自更祚後爲蘭不畫土根無所憑藉或問其故則云地爲番人奪去汝不知邪不欲與雖迫以權勢不可得也趙孟頫才名重當世思肖惡其宗室而受元聘遂與之絕孟頫數往候之終不得見嘆息而去無何貨其所居得錢則週人之急

田亦舍諸刹惟餘數畝爲衣食資仍謂佃客曰我死則汝主之蓋不以家爲矣自是無定跡吳之名山禪室道宮無不遍歷疾亟時囑其友唐東嶼曰思肖死矣煩爲書一碑當云大宋不忠不孝鄭思肖語訖而卒年七十八蓋其意謂不能死國與無後也自贊其像曰不忠可誅不孝可斬可懸此頭於洪洪荒荒之表以爲不忠不孝之榜樣

吳思齊

吳思齊字子善處之麗水人少頴悟用辭章家知名

壽由任子入官監臨安府新城稅中舉上禮部不利後從常調爲嘉興縣丞攝縣事獄多留繫思齊坐獄戶讞問凡株連疑罪悉簡出之俄不願仕請監南嶽廟流寓桐廬性好施與宦游十年田無半畮之增後值宋改物家益艱虞至無儋石之儲有勸之仕者輒謝曰譬之處子業已嫁矣雖凍餓者不能更二夫也中遇寒疾耳失聽交游苦其聾語未畢馳去獨婺方鳳粤謝翺睦方壽劇談每至夜指畫手書傍觀咄咄畧無倦意大德辛丑年六十四手編聖賢順正考終

之事曰候命錄錄成賦別諸友遂卒臨卒神明湛然無怛化意浦陽仙華山思齊舊游處與方鳳謝翺無月不游游輒連日夜或酒酣氣鬱時每扶携望天末慟哭至失聲而後返若思齊者其知事君不以存亡貳其心者與

陳謙

陳謙字子平吳人也甫兒時即知事父母三十始受室悛悛色養年踰五十父母尚無恙父疾革思鱖君進鱖父沒遂終身不忍食鱖事兄訓謹甚京卩孫子

翼與君爲忘年交貧有女不能嫁君許助之孫疾篤君曰吾死欲見孫君地下即持貲走京口爲畢嫁事初君事林處士寬寬強君以業試有司勉就場屋遇屬吏卒搜檢懷挾者待士甚無狀因歎曰道喪至此尚可以僥倖失得爲哉即罷歸盡棄舉子習折節屏除世好潛心六藝嘗從兄北客揚潤南寓杭累數歲不與人事接獨日從搢紳高世之士揚確論議尤善古賦內翰虞公晉寧張公與諸老之在朝者交口論薦宜在著廷與鳴太平之盛君力謝乃止兄由掾吏

陞照磨佐分省軍事于常之無錫兵突至迫兄君以身翼蔽之兵怒斥引去復求入見兄已殪卽匍匐伏尸哭甚哀遂幷遇害兄妻王氏與老奴王乙亦自經死且日門人范文絅訪其鄰知君兄弟皆死狀因僉求屍所得之篠橋下水中猶兄弟相倚立故人戚元章白其事幕府爲具棺槨斂於是君年六十七矣葬吳縣天平山

論曰士窮見節義夫節義非必窮也窮乃益堅耳彼富貴利達之士苟患失之何所不至哉故誓不降辱

慷慨授命或抱德肥遯自遠僞庭其於大節較然足
術矣陳謙從兄遇害婺嫂老奴皆自經死弟殉兄妻
殉夫僕殉主與臣殉君一也得並著云

遯世編卷四　終

遯世編卷五

俠隱

贊曰史稱游俠豪倨自命已嚮其利不軌於正
俠而能隱執義無競偉哉魯連名豈虛殉

魯仲連

魯仲連齊人好奇偉俶儻之畫策不肯仕宦任職好持高節游于趙會秦兵東圍邯鄲趙王恐魏王使新垣衍說趙尊秦昭王爲帝仲連見衍曰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即肆然

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欲隱安用文之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此乎與女偕隱至死不復見從者憐之乃懸書宮門曰龍欲上天五蛇為輔龍已升雲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獨怨終不見處所文公出見其書曰此介子推也使人召之則亡遂求所在聞其入綿上山中于是環綿上山中而封之以為介推田號曰介山以記吾過且旌善人

弦高

弦高鄭人鄭穆公時高見鄭為秦晉所逼乃隱不仕

爲商人及晉文公之返國也與秦穆公伐鄭圍其都鄭人私與秦盟而晉師退秦又使大夫杞子等三人戍鄭居三年晉文公卒襄公初立秦穆公方强使百里西乞白乙帥師襲鄭過周反滑鄭人不知時高將市于周遇之謂其友蹇他曰師行數千里又數經諸侯之地其勢必襲鄭凡襲國者以無備也示以知其情也必不敢進矣于是乃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犒秦師且使人告鄭爲備杞子亡奔齊孟明等返至都晉人要擊大破秦師鄭于是賴高而存鄭穆公以存

國之賞賞高而高辭曰詐而得賞則鄭國之政廢矣為國而無信是敗俗也賞一人而敗國俗智者不為也遂以其屬徙東夷終身不返

鴟夷子皮

范蠡字少伯楚宛三戶人事越王勾踐既苦身戮力與勾踐深謀二十餘年竟滅吳報會稽之恥北渡兵於淮以臨齊晉號令中國以尊周室勾踐以覇而范蠡稱上將軍還反國謂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勾踐為人長頸烏喙可與共患難與處安為書辭勾踐曰

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所以不死爲此事也今既雪恥請從會稽之誅勾踐曰孤將與子分國而有之不然將加誅於子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乘舟浮於江湖變姓名適齊爲鴟夷子皮之陶又爲朱公治產積居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子孫修業而息之遂至巨萬故言富者皆稱陶朱公

侯嬴　附　毛公　薛公

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監者魏

公子無忌聞之往請厚遺之不肯受曰臣脩身潔行數十年終身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侯生攝弊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睥睨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賓客皆驚酒酣公子起爲壽侯生前侯生謂公子曰今日嬴之爲公

子亦足矣嬴乃夷門抱關者也公子親枉車騎自迎嬴於衆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今公子故過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嬴爲小人而以公子爲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爲上客魏安釐王二十年秦破趙進兵圍邯鄲請救于魏魏王畏秦名爲救趙實持兩端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終不聽公子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

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待侯生備矣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軍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因問侯生乃屏人閒語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爲人所殺公子使客斬

其伉頭如姬欲爲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却秦此五覇之功也公子從其計如姬盜符與公子公子行矦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卽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請朱亥與俱過謝矦生矦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向自剄以送公子公子遂行至鄴椎殺晉鄙奪

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公子與矦生決至軍矦生果北向自剄而死

趙有處士毛公藏于博徒薛公藏于賣漿家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聞所在乃閒步往從此兩人游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公子天下無雙今乃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妄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王救趙以稱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無忌自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

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為羞其不足從游乃裝為去夫人具以語平原君平原君免冠謝固留公子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恐其怒之乃誡門下有敢為王使通者死賓客皆背魏之趙莫敢勸公子歸毛公薛公兩人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卒公子立變色告車趣駕

歸救魏

梁鴻

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遭亂世受業太學博覽不爲章句學畢牧豕上林苑中曾誤遺火延及他舍鴻乃尋訪燒者問所去失悉以豕償之其主猶以爲少鴻又以身居作執勤不懈鄰家耆老見鴻非恒人乃共責讓主人而稱鴻長者于是始敬異焉悉還其豕鴻不受而去歸鄉里勢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鴻並絕不娶同縣孟氏有女狀醜擇對不嫁父母問其故

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及嫁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妻乃下請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爾今乃衣綺縞傅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耳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爲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眞梁鴻妻也能奉我矣字之曰德曜孟光居有頃乃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爲業詠詩書彈琴以自娛仰慕前世高士而爲四皓以來二人四人作頌因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邙兮噫顧瞻帝京兮噫宮闕崔

嵬兮噫民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肅宗聞而悲之求鴻不得乃易姓運期名燿字侯光與妻子居齊魯之間有頃又去適吳居臯伯通廡下爲人賃舂每歸妻爲具食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乃方舍之于家鴻潛閉著書十餘篇疾且告主人曰昔延陵季子葬于嬴博之間不歸鄉里慎勿令我子持喪歸去及卒伯通等爲求葬地于吳要離冢傍

田疇

田疇字子泰北平無終人好讀書善擊劍初平元年

義兵起董卓遷帝於長安幽州牧劉虞欲遣使展效臣節衆議推疇疇至長安致命詔拜騎都尉疇以天子蒙塵不可荷佩榮寵固辭不受馳還虞已爲公孫瓚所害疇謁祭虞墓哭泣而去瓚怒拘之軍下後縱遣疇得北歸率舉宗族他附從者數百人掃地而盟曰君讐不報不可立於世遂入徐無山中營深險平敞而居躬耕以養父母百姓歸之數年間至五千餘家衆成都邑莫相統一疇乃爲約束二十餘條又制爲婚姻嫁娶之禮學校講授之業衆皆便之至道不

拾遺北邊翕然服其威信疇常忿烏丸賊殺其郡冠蓋欲討而力不能曹操北討烏丸遣使辟疇疇隨使到軍署畫策大斬獲逐北入塞論功封疇亭侯邑五百戶疇固辭操心許而不奪從征荊州還操追念疇功復以前爵封疇上疏以死自誓疇素與夏侯惇善操使惇以情諭之疇曰始為君難率衆逃遁志義不立反以為利非本意也豈可賣盧龍之塞以易爵祿哉必不得已請效死刎首于前言未畢涕泣橫流惇具啓操操喟然知不可屈乃拜為議郎年四十六卒

龔壯

龔壯字子瑋巴西人埶巴自守與鄉人譙秀齊名父叔為李特所害壯積年不除喪力弱不能復讐及李壽戍漢中與李期有嫌期特孫也壯欲假壽以報乃說曰節下若能并有西土稱藩于晉人必樂從且捨小就大以危易安莫大之策也壽然之遂率衆討期果剋之壽猶襲僞號欲官之壯誓不仕賂遺一無所取會天久雨百姓饑墊上書說壽以歸順允天心應人望永為國藩福流子孫壽省書內愧祕而不宣乃

遣使入胡壯又諫之壽又不納壯謂百行之本莫大忠孝既假壽殺期私仇以雪又欲使其歸朝以明臣節壽既不從壯遂稱聾又云手不制物終身不復至成都惟研考經典譚思文章至李勢時卒

郭瑀

郭瑀字元瑜敦煌人師事郭荷盡傳其業荷卒瑀以為父生之師成之君爵之師不制服盖聖人謙也遂服斬衰廬墓三年禮畢隱于臨松薤谷鑿石窟而居服栢實以輕身作春秋墨說孝經錯緯弟子著錄千

餘人張天錫遣使持節徵之瑀指翔鴻示之曰此鳥也安可籠哉遂深逃絶跡天錫滅苻堅以安車徵瑀定禮儀會父喪而止苻氏末略陽王穆起兵酒泉以應張大豫遣使招瑀瑀歎曰魯連在趙義不結舌況人將左袵而不救之乃與敦煌索嘏起兵五千運粟三萬石東應王穆穆以瑀爲太府左長史軍師將軍雖居元佐口詠黃老冀功成世定追伯成之蹤穆惑于讒間西代索嘏瑀諫曰昔漢定天下然後誅功臣今事業未建而誅之立見麋鹿游于此庭矣穆不從

瑀出城大哭舉手謝城曰吾不復見汝矣還而引被覆面不與人言不食七日與疾而歸旦夕祈死夜夢乘青龍上天至屋而止寤而嘆曰龍飛在天今止于屋屋之爲字尸下至也龍飛至尸吾其死也古之君子不卒内寢况吾正士乎遂還酒泉南山赤崖閣飲氣而卒

唐珏

唐珏字玉潛會稽山陰人家貧聚徒授經營滌瀡以養其母歲戊寅有總江南浮屠者楊璉眞珈怙恩横

肆勢熖爍人竊驕極淫不可具狀帥徒役頓蕭山發
趙氏諸陵寢至斷殘支體攫珠襦玉押焚其胔骨草
莽間唐時年三十二歲聞之痛憤亟貨家具得白金
百星許執券行貸得白金又百星許乃具酒醪市牟
豕邀里中少年若干輩狎坐轟飲酒且酣少年起請
曰君儒者如是將何爲焉唐慘然具以告願收遺骸
共瘞之衆謝曰諾中一少年曰發丘中郎將眈眈餓
虎事露奈何唐曰予固籌矣今四郊多暴骨取竄以
易誰復知之乃斵文木爲匱複黃絹爲囊各署其表

曰某陵某陵分委而散遣之葩地以藏爲文而告誥且事訖來集出白金羨餘酬戒不泄越七日總浮屠下令裒陵骨襍置牛馬枯骼中築一塔壓之名曰鎮南杭民悲慼不忍仰視之不知陵骨之猶存也明年巳卯後上元兩日唐出觀燈歸忽坐殞息奄奄將絕者良久始甦曰吾見黃衣吏持文書來告曰王召君導吾往觀闕巍峩宮宇靚麗殆非人間有一冕旒坐殿上數黃衣貴人逡巡降揖曰藉君掩骸其有以報唐乃陛謁造王前王謂曰汝受命寠且貧鰥無妻若

予今忠義動天帝命錫汝伉儷子三人田三頃拜謝降出遂覺踰時趑有治中袁俊齋至始下車爲子求師有以唐薦者一見置賓館一日問曰吾渡江聞有唐氏瘞宋諸陵骨子豈其宗耶左右指君曰此是已袁大駭拱手曰君此舉豫讓不能抗也曳之坐北面而納拜焉禮敬特加情欵益篤叩之家徒四壁惻然嗟矜語左右曰唐先生家甚寒吾當料理使其有妻有田以給左右逢迎爰諏爰度不數月二事俱愜聘婦偶故國之公女負郭食故國之公田所費一一自

袁出人固奇唐之節而又奇唐之遇兩高之曰二公眞義士義士爾後獲三丈夫子嶤立傾傾凡夢中人所許稽其數無一不合

論曰太史公遭僇辱好稱說古節俠赴人之急不矜其能至以季次原憲徒抱咫尺不得與朱家翁伯比權量力豈不謬哉魯連好奇偉俶儻之畫策排難解紛無所取非苟焉而已涉末流而扞文罔儻亦嚮者魯連諸人所羞者耶

遯世編卷五 終

遯世編卷六

哲隱

贊曰功遂身退曰天之道君子見幾哲以自保嗟彼貪人滆盡瀾倒迨於恥辱悔其不蚤

張良

張良字子房韓人家世相韓秦滅韓爲韓報仇擊始皇博浪沙中索賊急甚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步遊圯上遇老人授以兵法旣佐漢定天下封爲留矦乃曰臣本布衣以三寸舌爲王者師封萬戶位列矦於

良足矣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游耳乃學辟穀導引輕身呂后彊食之曰人生世間如白駒過隙何自苦如此不得已彊聽食後八年卒謚文成

二疏

疏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兄子受字公子宣帝時並爲師傅當世榮之在位五年皇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今仕至二千石宦成名立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

受叩頭曰從大人議即日移病上疏乞骸骨上許之
贈黃金二十觔皇太子贈五十觔公卿大夫故人邑
子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送者車百兩辭決而去及
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嘆息為之下泣廣既
歸鄉里日令家具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
數問其家金餘尚有幾所趣賣以供具歲餘廣子孫
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愛信者勸之治生產為後人
計廣曰吾豈老誖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令子
孫勤力其中足以供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

爲贏餘但教子孫怠惰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衆之怨也吾既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享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族人悅服皆以壽終

薛廣德

薛廣德字長卿沛郡相人以魯詩教授楚國龔勝舍師事焉蕭望之薦廣德經行宜充博士論石渠遷御史大夫爲人溫雅有醖藉及爲三公直言諫爭始拜

旬日間上幸甘泉郊泰畤因留射獵諫上即日還宮上酹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廣德當乘輿免冠頓首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汙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上不悅張猛進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耶乃從橋後月餘以歲惡民流乞骸骨上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廣德爲御史大夫凡十月免東歸沛太守迎之界上沛以爲榮懸其安車傳子孫

延叔堅

延叔堅著作東觀以病免歸教授家巷時越巂太守李文德素善叔堅語羣公曰延叔堅有王佐之才奈何屈千里之足欲令薦引之叔堅爲書止文德曰夫道之將廢所謂命也流聞乃欲相爲求還東觀來命雖篤所未敢當吾昧爽櫛梳坐於客堂朝則誦羲文之易虞夏之書歷公旦之典禮覽仲尼之春秋夕則逍遥內階詠詩南軒百家衆氏投閒而作洋洋乎其盈耳煥爛兮其溢目紛紛欣欣兮其獨樂也當此之

時不知天之爲蓋地之爲輿不知世之有人已之有軀雖漸離擊筑傍若無人高鳳讀書不知暴雨方之於吾未足況也且吾自束脩以來爲人臣不陷於不忠爲人子不陷於不孝上交不諂下交不黷從此而歿下見先君遠祖可不慚赧如此而不以善止恐如教羿射者也慎勿迷其本棄其生後遭黨事禁錮卒於家鄉里圖其形於屈原廟

田豫

田豫字國讓漁陽雍奴人年少時自託於劉備備爲

豫州刺史豫以母老求歸備涕泣與別仕魏遷南陽太守盜賊屏跡境内肅然屢辭位不聽乃曰年過七十而以居位譬猶鐘鳴漏盡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遂固稱疾篤引去年八十二卒

王羲之

王羲之字逸少司徒導之從子少有美譽朝廷公卿皆愛其材器頻召爲侍中吏部尚書皆不就復授護國將軍又推遷不拜揚州刺史殷浩素雅重之勸使應命後爲右軍將軍會稽刺史會稽有佳山水名士

多居之便有終焉之志嘗與同志宴集於蘭亭自爲
序以申其志後與王述不協恥爲之下遂稱病去郡
於父母墓前自誓曰某因人乏蒙國寵榮進無忠孝
之節退違推讓之義每詠老氏周任之誡寤寐永嘆
若墜深谷止足之分定之於今敢渝此心貪冒苟進
是不子也天地所不覆載名教所不得容信誓之誠
有如皦日義之既去官與東土人士盡山水之游弋
釣爲娛又與道士許邁共修服食採藥石不遠千里
徧諸名士泛滄海嘆曰吾卒當以樂死與吏部謝萬

書曰古之辭世者或被髮佯狂或汚身穢跡可謂艱矣今僕坐而獲免遂其夙心其爲慶幸豈非天賜頃東遊還修植桑果今盛敷榮率諸子抱弱孫游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雖植德無殊遜猶欲教養子孫以敦厚退讓或以輕薄庶令舉策數馬彷彿萬石之風君謂何如朝廷以其誓苦亦不復徵之年五十九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諸子遵父先旨固讓不受

陶季直

陶季直丹陽秣陵人祖愍祖宋廣州刺史父景仁中散大夫季直早慧愍祖甚愛異之愍祖嘗以四函銀列置於前令諸孫各取季直時甫四歲獨不取人問其故季直曰若有賜當先父伯不應度及諸孫愍祖益奇之五歲喪母哀若成人初母未病令於外染衣卒後家人始贖季直抱之號慟聞者莫不酸感及長好學淡於榮利起家桂陽王國侍郎比中郎鎮西行叅軍並不起時人號曰聘君父憂服闋尚書令劉秉袁粲以齊高帝權勢日盛將圖之秉素重季直欲與

之定策季直以袁劉儒者必致顛殞固辭不赴俄而秉等伏誅褚淵爲尚書令與季直素善以爲司徒主簿淵卒請儉爲淵立碑終始營護甚有吏節時人美之遷太尉記室叅軍出爲東莞太守在郡號爲清和常稱仕至二千石始願畢矣無爲務人間之事乃辭疾還鄉里天監初就家拜太中大夫高祖曰梁有天下遂不見此人十年卒于家時年七十五季直素清苦絕倫又屏居十餘載及死家徒四壁子孫無以殯斂聞者莫不傷其志焉

阮裕

阮裕字思曠弱冠辟太宰掾大將軍王敦命爲主簿甚被知遇裕以敦有不臣之心乃終日酣觴以酒廢職敦謂裕非當世實才徒有虛譽而已出爲溧陽令復以公事免官由是得違敦難論者以此貴之咸和初徐尚書郎時事故之後公私殄廢裕遂去職還家居會稽剡縣司徒王導引爲從事中郎固辭不就朝廷將欲徵之裕知不得已乃求爲王舒撫軍長史舒薨除吏部郎不就即家拜臨海太守少時去職司空

郗鑒請爲長史詔徵祕書監皆以疾辭復除東陽太守尋徵侍中不就還剡山有肥遁之志有以問王羲之羲之曰此公近不驚寵辱雖古之沈冥何以過此又云裕骨氣不及逸少簡秀不如眞長韶潤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殷浩而兼有諸人之美成帝崩裕赴山陵事畢便還諸人相與追之裕亦審時流必當逐己而疾去至方山不相及劉惔歎曰我入東正當泊安石渚下耳不敢復近思曠傍在剡會有好車借無不給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後裕聞之乃歎曰吾

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爲遂命焚之在東山久之復徵散騎常侍領國子祭酒復以爲金紫光祿大夫領琅邪王師經年敦逼竝無所就御史中丞周閔奏裕及謝安違詔累載並應有罪禁錮終身詔書貰之或問裕曰子屢辭徵聘而宰二郡何邪裕曰雖屢辭王命非敢爲高也吾少無宦情兼拙於人間既不能躬耕自活必有所資故曲躬二郡豈以騁能私計故耳年六十二卒

羊欣

羊欣字敬元泰山南城人欣少靖默無競於人美言
笑善容止泛覽經籍尤長隷書父不疑初爲烏程令
欣時年十二王獻之爲吳興太守甚知愛之嘗夏月
入縣欣著新絹帬晝寢獻之書帬數幅而去欣本工
書因此彌善起家輔國參軍府解還家隆安中朝廷
漸亂欣優游私門不復仕進會稽王世子元顯每使
欣書辭不奉命元顯怒乃以爲後軍府舍人此職本
用寒人欣意貌恬然不以高卑見色欣嘗詣領軍將
軍謝混混拂席改服然後見之時混族子靈運在坐

退告族兄瞻曰望蔡見年欣遂易衣改席欣由此益知名桓玄輔政以欣爲叅軍仍補主簿叅預機要欣欲自疎時漏密事玄覺此意愈重之以爲楚臺中郎欣拜職少日稱病自免屏居里巷十餘年不出義熙中補欣右將軍司馬轉長史中軍咨議叅軍臨川王輔國長史廬陵王諮議叅軍並不就太祖重之以爲新安太守前後凡十三年游玩山水甚得適性轉在義興非其好也頃之又稱病篤自免歸除中散大夫素好黃老有病不服藥飲符水而已兼善醫術撰藥

方十卷欣以不堪拜伏辭不朝覲高祖太祖並恨不識之元嘉九年卒時年七十三

王微

王微字景玄琅邪臨沂人少好學無不通覽善屬文能書畫兼解音律醫方陰陽術數年十六州舉秀才衡陽王義季右軍參軍並不就起家司徒祭酒轉主簿始興王濬後軍功曹記室參軍太子中舍人始興王友父憂去官服闋除南平王鑠右軍諮議參軍微素無宦情稱疾不就仍除中書侍郎又擬南琅邪義

與太守並固辭吏部尚書江湛舉徵爲吏部郎徵與
湛書曰弟心病亂度非但蹇躄而已驟會忽扣蓽門
閭里戚以爲怪君多識前世之載天値何其易傾弟
受海內駭笑不過如燕石瓦鶩邪未知君何以自解
於良史且廬於承明署乎金馬皆明察之官又賢於
管庫之末何爲刼勤通家疾病一人塵穢難甚之選
將以靖國不益躓乎徵既爲始興王濬府吏濬數相
存慰徵奉荅牋書輒飾以辭采文頗抑揚袁淑見之
謂爲訴屈徵因此又與從弟僧綽書曰吾雖無人鑒

要是早知弟每共宴語何嘗不以止足爲貴且持盈
畏滿自是家門舊風何爲一旦落漠至此當局苦迷
將不然邪元嘉二十年卒時年二十九遺令薄葬不
設輴旐鼓挽之屬以嘗所彈琴置牀上何長史來以
琴與之何長史者偃也無子家人遵之所著文集傳
於世世祖即位詔曰徵棲志貞深文行惇洽生自華
宗身安隱素足以賁茲丘園惇是薄俗不幸蚤世朕
甚悼之可追贈祕書監

劉瓛

劉瓛字子珪沛國相人晉丹陽尹惔六世孫也宋大明四年舉秀才除奉朝請不就丹陽尹袁粲於後堂夜集瓛在座粲指庭中柳樹謂瓛曰人謂此是劉尹時樹每想高風今復見卿清德可謂不衰矣薦爲祕書郎不見用除安成王撫軍行叅軍公事免瓛素無宦情自此不復仕除車騎行叅軍南彭城郡丞尚書祠部郎並不拜太祖踐阼召瓛入華林園謂瓛曰吾應革命物議以爲何如瓛對曰陛下誠前軌之失加之以寬厚雖危可安若循其覆轍雖安必危矣旣出

帝顧謂司徒褚淵曰方直乃爾勑瓛使數入而瓛自
非詔見未嘗到宮門上欲用瓛爲中書郎使吏部尚
書何戢諭旨戢謂瓛曰上意欲以鳳池相處恨君資
輕可且就前除少日當轉國子博士瓛曰平生無榮
進意今聞得中書郎而拜豈本心哉後以母老闕養
重拜彭城郡丞謂司徒褚淵曰自省無廊廟之才所
願唯保彭城丞耳上又以瓛兼總明觀祭酒除豫章
王驃騎記室參軍丞如故瓛終不就永明初竟陵王
子良請爲征北司徒記室瓛與張融王思遠書曰奉

敘君恭召會當停公事但念生平素抱有乖恩顧吾性拙人間不習仕進昔嘗爲行佐便以不能及公事免黜此皆眷者所共知也量巳審分不敢期榮夙嬰貧困加以疎懶衣裳容髮有足駭者中以親老供養褰裳徒步脫爾逮今二代一紀先朝使其更自脩正勉勵於階級之次見其繿縷或復賜以衣裳袁褚諸公咸加勸勵終不能自反也一不復爲安可重爲哉昔人有以冠一免不重加於首每謂此得進止之儀古者以賢制爵或有秩滿而辭老以庸制祿或有身

病而求歸者永瞻前良在巳何若又上下年尊益不顧居官次廢晨昏也先朝爲此曲申從許故得連年不拜榮授而帶帖薄祿旣習此歲久又齒長疾侵豈宜攝齋河間之聽廁迹東平之僚本無絶俗之操亦非能偃蹇爲高此又諸賢所當深察者也除步兵校尉並不拜瓛姿狀纖小儒學冠於當時京師士子貴遊莫不下席受業性謙率通美不以高明自居遊詣故人唯一門生持胡床隨後主人未通便坐問答住在檀橋瓦屋數間上皆穿漏學徒敬慕不敢指斥呼

爲淸溪焉卒年五十六瓛有至性祖母病疽經年手持膏藥漬指爲爛母孔氏甚嚴明謂親戚曰阿稱便是今世曾子阿稱瓛小名也年四十餘未有婚對建元中太祖與司徒褚淵爲瓛娶王氏女王氏椽壁挂履土落孔氏牀上孔氏不悅瓛卽出其妻及居父喪不出廬足爲之屈杖不能起天監元年詔立碑諡曰貞簡先生

蕭眎素

蕭眎素蘭陵人父惠明吳興太守有盛名眎素早孤

貧爲叔父惠休所收卹天監初爲丹陽尹武帝賜錢八萬一朝散之親友未幾爲諸暨令到縣旬日掛丞冠縣門而去性靜退少嗜欲好學能清言榮利不關於口喜怒不形於色在人間及居職並任情通率不自矜高天然簡素士人敬之初在京口便有終焉之志乃於攝山築室徵爲中書侍郎辭不就還山獨居屏事非親戚不得至其籬門與妻別處遂無子卒親故迹其事行謚曰貞文先生

武攸緒

武攸緒則天后兄惟良子也恬淡寡欲好易莊周書少變姓名賣卜長安市得錢輒委去後更授太子通事舍人累遷揚州大都督府長史鴻臚少卿后革命封安平郡王固辭官願隱居后疑其詐許之以觀所為攸緒廬巖下如素遁者后遣其兄攸宜敦諭卒不起后乃異之盤桓龍門少室間冬蔽茅椒夏居石室所賜金銀鐺鬲野服王公所遺鹿裘素障癭栝塵皆流積不御也市田潁陽使家奴雜作自混於民中宗初召拜太子賓客苦祈還山詔可安樂公主出降以

璽書迎之將至帝勑有司即兩儀殿設位行問道禮詔見日山帔葛巾不名不拜攸緒至更冠帶趨就常班再拜帝愕然禮不及行朝廷嘆息賜予無所受親貴來謁道寒溫外默無所言及還中書門下學士朝官五品以上並祖城東俄而諸韋誅武氏連禍唯攸緒不及睿宗恐其不自安下詔慰諭復召拜太子賓客不就開元十一年卒

賀知章

賀知章字季真越州永興人性曠夷善談說與族姑

子陸象先善象先嘗謂人曰季眞清談風流吾一日不見則鄙吝生矣證聖初擢進士累遷太常博士開元十三年遷禮部侍郎兼集賢院學士知章晚節尤誕放遨嬉里巷自號四明狂客每醉輒屬辭筆不停書咸有可觀未始刊飭善草隸好事者具筆研從之意有所惬不復拒然紙纔十數字世傳以爲寶天寶初病夢遊帝居數日寤乃請爲道士還鄉里詔許之以宅爲千秋觀求周宮湖數頃爲放生池有詔賜鏡湖剡川一曲既行帝賜詩皇太子百官餞送擢其子

僧子爲會稽郡司馬賜緋魚使侍養幼子亦聽爲道士卒年八十六

錢若水

錢若水字澹成河南新安人幼聰悟十歲能屬文華山陳摶見之謂曰子神清可以學道不然當富貴但忌太速爾明日再往見一老僧與希夷擁地爐坐僧熟視若水久之以火筯畫灰倣不得三字徐曰急流中勇退人也後若水登科爲樞密副使年才四十以母老上章求解機務詔不許若水請益堅遂以本官

克集賢院學士致仕希夷初謂若水有仙風道骨命老僧觀之僧云做不得做不得故不復留老僧者麻衣道者也

朱昂　弟協

朱昂字舉之其先京兆人父葆光挈家南渡寓潭州昂爲眞宗朝翰林學士拜章乞骸骨前後所得俸賜購奇書以諷誦爲樂閒居自稱退叟弟協以純謹稱仕至主客郎中昂以書招之協亦告老歸吳淑贈昂詩曰浴殿夜涼初閣筆渚宮秋晩得懸車比行錫宴

王津闓兄弟皆年八十人號渚宮二疎

林舍

林舍共城人官廷尉年方三十挂冠蘇轍寓書曰先生熈朝及第壯志休官以風節推之賢于淵明遠矣

蕭札剌

蕭札剌字虛輦北府宰相排抑之弟性介特不事生業保寧間以戚屬進累遷寧遠軍節度使秩滿里居淡泊自適統和末召爲南京馬步軍都指揮使以疾求退不聽遷夷離畢又以疾辭許之遂入頡山杜門

不出上嘉其志不復徵札剌自是家于顗山親友或過之終日言不及世務凡宴游相邀亦不拒一歲山居過半與世俗不偶耶律資忠重之目曰顗山老人云

論曰易稱亢龍有悔傳云知止不殆夫必亢而迺知躋於殆矣君子見幾不俟終日猥云功遂身退豈不眈於寵利者哉嗟夫日暮途窮鐘鳴漏盡在盈斯害居寵忘危遂貪激競之風不勝嘆老嗟卑之意至於顛狽良足羞也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惟君子乎

不出士嘉其志不復徵札刺自是家于蕭山觀友或
適之際日言不及世務凡賓游相邀亦不拒一遊山
居過半與世俗不偶耶律資忠重之目曰蕭山老人
云
論曰易稱亢龍有悔傳云知止不殆夫必亢而迺知
隣於殆矣君子見幾不俟終日詎云巧遂身退豈不
沈令言